

■ 国外推行垃圾分类有何妙招

相比日本,瑞典在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99%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怎么做到的

■ 本报记者 陆纾文

当全球很多国家在为“垃圾围城”头疼不已时,身处北欧的瑞典不仅实现了高达99%的资源回收和焚烧供能比率,甚至还出现了进口垃圾的“怪象”。毋庸置疑,在减少环境污染和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问题上,垃圾分类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那么瑞典在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处理上,都有哪些“绝技”呢?

枯枝落叶都要统一回收处理

从踏入瑞典的那一刻起,垃圾分类便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相比日本,这个国家在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稍有疏忽,等待你的可能就是警察送来的罚单。

瑞典的垃圾分类细化到什么程度?从我们最熟悉的纸类和瓶子上就可见一斑:光纸类就分为报纸、杂志、牛奶盒、披萨盒等若干项。食品包装和信封一旦沾上油渍、血迹或者胶水,便不再属于“纸类”,必须放在可燃性家庭垃圾中丢弃。塑料瓶不同于其他塑料制品,必须单独丢弃;连玻璃瓶也要细分为有色和无色两种……

如此看来,要在瑞典学会怎么丢垃圾绝非易事,所幸每个小区的垃圾房和街区的大型垃圾站内都会张贴垃圾分类垃圾箱的具体说明,同时配有文字和图片,方便初来乍到者按图索骥。

有意思的是,在瑞典就连落叶泥土砂石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垃圾也不能随意丢弃,甚至连自行堆肥也不行。清扫花园后产生的垃圾必须装在专门的袋子内送至回收中心,由政府对枯枝落叶统一回收处理,再作为花土进行售卖。于是每到春秋两季,总能看到当地民众在回收站前排起长龙——秋天扔枯叶,春天买花土。

经历一代人努力,分类意识终养成

与所有在垃圾分类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一样,瑞典自上世纪80年代起推行垃圾分类后,也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起步过程。

刚开始的几年,没有垃圾分类习惯的瑞典家庭依然将各种垃圾一股脑儿扔进垃圾箱内,为此政府不得不安排监督员在各个社区的垃圾站前“站岗”监督,对不按规定丢弃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然而,治标不治本的惩戒性措施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对于提高民众垃圾分类意识的作用十分有限。

瑞典政府很快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难题,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垃圾分类意识,从学前教育阶段就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一举措无疑是明智的。孩子们在学校聆听老师有关垃圾分类的讲解后,不但“从我做起”,还会监督家长执行相关规定。就这样,在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垃圾分类在今天的瑞典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就连牙牙学语的孩童都知道要将喝完的牛奶盒子先冲洗,再扔进垃圾箱。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政府在培养移民和游客的垃圾分类意识上同样不遗余力。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大中小城市,专为移民和在当地长期定居的外国人开设的语言课程中,就包含参观垃圾回收和处理系统的内容。此外,在瑞典街头,还常常能看到入口形状不一的大箱子——这是为游客准备的垃圾箱,设计巧妙的投掷口大大提高了对分类不甚明了的游客乱扔垃圾的难度,例如用于收集饮料瓶的垃圾箱的投掷口是圆孔形的,而用于收集纸盒和其他印刷品的垃圾箱的投掷口则是信封状的。

在垃圾分类与回收链条中,超市也扮演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典也实施“押金”制度:消费者在购买瓶装饮料时须支付一定数额的押金,待喝完饮料后将易拉罐或塑料瓶投入自动回收机后,机器就会自动吐出收据,消费者可凭收据前往收银台兑换现金,或抵扣在超市内的消费。

瑞典生活垃圾分十大类

- 不可燃垃圾:包括塑料袋、胶卷、包装袋、烟蒂、吸尘器垃圾袋、橡胶、塑料手套、皮鞋、尿布、餐巾纸(不包括水溶性厕纸)等;
- 可焚化垃圾,包括棉花棒、火柴、猫沙、牙刷、膏药、卫生棉、狗毛、尼龙袜、洗碗布等;
- 纸质包装盒,包括牛奶盒、鸡蛋盒、鞋盒、洗衣粉盒子、通心粉包装等;
- 印刷品,含报纸、杂志、日历等;
- 玻璃包装,分为有色玻璃和无色玻璃两种,瓶盖必须按照材质分开丢弃;
- 金属制品,包括金属盖子、罐头、锡箔、喷雾瓶等;
- 食物残渣,包括水果、蔬菜、面包、骨头以及花盆里的泥土,食物残渣必须用专门的纸袋进行收集,不可直接丢在垃圾桶内;
- 电池和灯泡;
- 有害垃圾,包括荧光灯、水银温度计、油漆残留物等,应直接送到垃圾回收中心,不可丢弃在小区内;
- 大型垃圾,如旧家具、自行车、破损的瓦片等,同样需要送到垃圾回收中心进行处理。

经济激励措施促进民众分类回收热情

垃圾分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回收利用,节约社会资源,进而将垃圾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和能源——在这条产业链上,瑞典当之无愧位于世界前列。

瑞典是垃圾回收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欧盟平均每年需要处理的无法再利用的垃圾占总量的38%,而在瑞典这一数据仅为1%。换言之,该国的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9%,其中36%被回收利用,14%用作肥料,49%焚烧后转变为能源。

有关垃圾分类的种种限制和规定在外国人眼中或许苦不堪言,但对于瑞典民众而言,垃圾分类不仅是一种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也是一个积少成多的省钱妙招——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尽可能地完成两项工作:减少垃圾,充分回收。

与北欧其他国家一样,瑞典居民需要自掏腰包来清运他们所制造的垃圾。以斯德哥尔摩为例,垃圾承包商每周会派出清运车对生活垃圾进行收集,有害垃圾则由专车负责,于每天夜晚在100个固定堆放点巡回收集。垃圾清运费遵循按量计费的原则,住户产生的垃圾越少,所需要缴纳的费用也就越低。此外,由于分类后产生的垃圾要远远少于未经分类的废弃物总量,因此民众将垃圾分类进行得越彻底,支付的清运费也就越低。

在这样的经济激励政策下,瑞典民众对于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同样位于世界前列。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饮料瓶回收机,市民在家具和家电的回收方面也有多种选项。例如小区居民可以用较低的费用将家具家电回收箱,甚至可以将自己不需要的家具家电送至回收站的交换中心,换取自己需要的二手商品,既方便快捷,又经济环保。

除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市民对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瑞典政府还于1994年提出“生产者责任制”方案,即要求生产者在产品包装上详细说明资源物的回收方式,指导消费者进行正确的分类回收。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自主建立产品回收利用系统的企业,政府会要求他们缴纳费用加入生产者责任制登记公司,由后者代为履行回收再利用义务。此外,生产包含强回收资源的企业须提前向环保部门缴纳押金,待资源部分的回收比例超过一定水平,押金才可退还。

垃圾焚烧厂实现了很好的社会融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同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此后,随着垃圾分类的不断推进,该国成为首批利用垃圾焚烧厂大量消化不可回收垃圾的国家之一。得益于先进的垃圾焚

烧技术,如今瑞典每年有多达49%的垃圾被焚烧后转变为能源。2016年,焚烧炉产生的能源能够满足瑞典20%城市家庭的供暖需求,同时为5%的家庭提供廉价电力。

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垃圾焚烧厂作为典型的邻避设施常常引发难以化解的矛盾。不过依靠成熟的技术,垃圾焚烧厂在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却实现了很好的社会融入。北欧国家对垃圾焚烧技术的探索始于上世纪40年代。现在,这一技术在瑞典、挪威等国已相当成熟,垃圾焚烧厂清洁无味,粉尘全部吸附,二噁英排放接近于零。

为避免垃圾焚烧产生的PM2.5带来的空气污染,瑞典的垃圾焚烧厂在燃烧产生的气体中灌入冷却水,然后用净化设备层层过滤,直至符合欧盟标准后再排入大气。政府环保部门对垃圾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公众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监督。此外,为化解市民对垃圾处理的刻板印象,瑞典的垃圾焚烧厂在环保的同时追求功能多样性,成为市民观景、健身和聚会的城市公共空间。

随着分类回收等垃圾减量政策的不断推进,近年来,瑞典实际需要焚烧的垃圾总量只占焚烧厂处理能力的两成左右。为了增加垃圾资源化效应,瑞典成为第一个进口垃圾的发达国家,每年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进口多达200万吨垃圾,既填补焚烧厂日常营运所需的经费缺口,同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廉价能源。



在瑞典,分类垃圾箱上形状不同的投掷口,可以帮助民众减少扔错垃圾的概率。 东方IC

在荷兰,玻璃制品的再利用率高达约90%

押金制让民众主动回收玻璃品

■ 本报记者 王卓一

荷兰是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国家之一,也是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初到荷兰的外国人,往往会发现荷兰的垃圾分类规则比自己的国家更加复杂。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为荷兰“绿色国家”的美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去部分袖珍小国,荷兰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荷兰人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早地认识到,垃圾填埋场太占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必须找到别的方式处理垃圾。1994年,明确提出垃圾管理优先次序的法案被写入荷兰法律,并构成了《欧盟废弃物框架法规》中“垃圾等级”的基础。

目前,大部分荷兰人都会进行垃圾分类。资料显示,该国产生的所有垃圾中,只有不到10%进了垃圾填埋

场,其余要么被回收利用,要么实现垃圾焚烧发电,即便是填埋垃圾,采用的也是对环境友好的方式。在荷兰每年回收的200万吨纸质和玻璃垃圾中,近90%经回收制成了新产品。荷兰政府希望到2020年,生活垃圾回收率能达到75%。

很多荷兰家庭都拥有2到4个不同的废弃物容器,分别盛放有机垃圾、纸质垃圾、塑料、金属和饮料包装,以及其他垃圾。每隔一周都会有专人把各种废弃物清空一次。新搬到小区的住户,应当留意每种垃圾的收集时间。

有机垃圾比较好理解,包括吃剩的水果、蔬菜、鱼肉骨头、树叶、杂草,家养的仓鼠、兔子等宠物笼子里清理出来的东西等。在夏天,吃剩的骨头必须用报纸包好。值得注意的是,猫砂和婴儿尿布并非有机垃圾,而应该扔到灰色垃圾桶中。荷兰的玻璃瓶回收富有特色。目前,该国超过89%的玻璃瓶得到回收。玻璃

瓶回收不是把瓶子扔到垃圾箱里,而是把玻璃瓶还给商店,从而得到一笔退款。可获得退款的包含玻璃饮料瓶、大型有机玻璃瓶和一些小玻璃瓶或罐子等。

所以,当你从商店购买玻璃制品时,支付的价格其实包含一笔小额押金。产品标签上显示押金数额。大部分超市都为这些玻璃制品设置了专门的瓶站,你买的東西喝完了,得先把瓶子洗干净,在下次购物时把瓶子带回店里的瓶站。玻璃瓶回收器会打出一张纸质收据。结账时出示这张收据,就可以取回押金了。

如果你买的是不含押金的玻璃制品,就要把这些瓶子扔进玻璃垃圾箱。玻璃垃圾箱通常为黄色,处于超市停车场等便利位置,上面有手拿瓶子标志。

荷兰的大部分纸质垃圾也得到了回收,纸质垃圾箱通常为蓝色。扔纸质垃圾时容易被人忽略的是,上面附着的塑料要取下来另外扔。比如,扔信封时,上面

的透明窗口就要另外处理。

日常生活中还会产生一些由于太大等原因而无法放入一般垃圾桶的特殊垃圾,荷兰专门设置了垃圾回收站。在垃圾回收站分类收集的垃圾有木材、纸箱、轮胎、建筑垃圾和化学废弃物等。家庭花园里不需要的土壤和建筑垃圾有些类似,但垃圾回收站一般不会收的。如果确实要丢弃这些垃圾的话,需要政府部门的特别检查。比如,花园的土壤最终会像油、铅和化学产品那样,得到污染物级别的处理。

在荷兰部分城市,由于缺乏空间而没有就近的垃圾分离设施。但作为补救措施,当地往往会每年的11月左右向每家每户发放“废弃物日历”,标明一年各种废弃物的收集日期,以及垃圾分类和回收站的联系地址。“废弃物日历”可以在市政府网站下载,或向当地环卫部门索取。

一周封面



《旁观者》3月2日

谁能在“脱欧”中幸存

在“脱欧”进程中唯一确定的就是没有确定性。特雷莎·梅对保守党的控制并没有比科尔宾对工党的控制要好多少。科尔宾宣布工党支持第二次公投,虽然他个人对此毫无兴趣,但他害怕更多成员离开工党加入新的“独立小组”。而梅首相害怕会有更多大臣辞职,因此她提出了延迟“脱欧”的选项。他们俩都因为害怕背叛而改变初衷,但都不确定自己的政委会否在夏天到来前完好无损。



《国家》3月11日

沃伦的竞选策略

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2月在宣布竞选下届总统时说:“特朗普政府是我见过的最腐败的政府。”但她表示,腐败不只是共和党的问题,“富人操纵着我们的政治制度”。如今,沃伦一贯的经济主张突然成为民主党竞选人的主流说辞,他们纷纷表示将拒绝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经费,并谴责金融业的影响。



《时代》3月11日

路易斯-德瑞弗斯的成功

茉莉亚·路易斯-德瑞弗斯是美国电视史上获艾美奖最多的演员之一,也拥有“美国甜心”的所有品质。她在1月刚刚拍摄完《副总统》的最后一季,该剧讲述了女主角瑟琳娜当上副总统后的喜剧故事。她不仅让很多人捧腹大笑,也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扩大了女性在喜剧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可能性。



《纽约客》3月11日

冬季的感悟

本期《纽约客》封面结合风景与时尚的元素,展现了冬季里平静的画面。作者盖尔·卡贝克是一位在香港长大、如今生活在英国伯克郡的时尚插画师,她用画面讲述了自己对冬天的感悟以及和狗狗一起的生活。

行走世界

■ 史琳

索契是俄罗斯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尽管和我国的吉林省处在同一纬度,气候却是亚热带风格,阳光和棕榈树是这里的标配。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我和小伙伴决定去索契度假,也享受一下阳光和大海。今天的索契,不仅仅是以疗养出名,也因其宜人的气候,成为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重大比赛或活动的承办地,2018年世界杯的部分赛事也在此举行。可能是有了作为旅游城市的丰富经验,索契人的不拘小节和包容性给予了我和小伙伴很多帮助,也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作为世界上最狭长的城市之一,索契的地形可以说是高低起伏,坡度极大,在这里开车非常考验司机的技术和

随性可爱的索契“斯基”们

乘客的心理素质。索契的公交车司机可算是一道风景线,不仅驾驶技术过硬,还要身兼数职,报站售票一个不落。

每次上车,司机看到我们是外国人,总会问问我们从哪里,要到哪一站下车。到了站就回头对我们喊,“姑娘们,该下车啦”,同时还会耐心地告诉我们,下车之后要如何找到我们的目的地。由于司机们还要兼职售票员,他们找钱的风格也是很随意。有一次坐车,小伙伴给了一张面额较大的卢布,需要找钱。司机小哥反应半天算不出来该找多少钱,索性抓起一把硬币全塞到朋友的手里,挥挥手让我们下车了。下车后

我们愣了半天,算算手里的硬币,小哥找钱给多了。

还有一次,我们赶上末班公交车回酒店,由于实在是没有零钱了,就给了司机大叔1000卢布,请他找钱。大叔一看找钱很麻烦,冲我们眨眨眼,说今天就算啦!第二天我们补齐了前一晚的“欠款”,但还是一直记得这位突然爽萌的司机大叔。

由于我和小伙伴属于“穷游”,在索契我们只坐过一次出租车,那也是非常奇特的一次经历。我们回莫斯科的飞机是早上七点的,需要五点就从酒店出发。在早上七点的索契,要想在偏僻

的酒店附近,清晨五点找到一辆“勤劳”的出租车,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困难是我们前一天晚上九点从奥林匹克公园出来的时候才意识到。

本想回到酒店问下前台有没有办法。然而在公交站等车时,许多出租车司机过来拉生意,我想就索性问他们有没有人明天可以送我们去机场。于是随便找了一位司机大叔,问明天要不要做这单生意,大叔说:“我不住在你们酒店附近,明天那么早不方便,但是我们这里有人住在你们那边的”,说完就呼喚另一位司机大哥过来。我们迅速与这位大哥谈妥了第二天一早的行程,大

哥又问我们,现在要不要坐他的车回酒店。想着旅途即将结束,我们俩的荷包也迅速缩水,本想婉拒。结果他说:“现在已经很晚啦,我也想回家了,算你们搭车吧,给个油钱就好,和你们坐公交差不多。”感谢善良的司机大哥,我和小伙伴可以早早回到酒店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司机大哥也很准时地在酒店门口,一路上连大转弯都会贴心提醒我们坐稳,把我们安全送到机场。

在索契,走在绿意盎然的大街上,坐在别具一格的鹅卵石沙滩上吹着海风,哪怕什么都不做,只看着天上云卷云舒,都觉着是惬意的。在这里,我不由自主就会进入度假模式,在海边漫步,去雪山滑雪,放慢脚步去体验这里的每一种美好,最后不禁感叹一句: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座美丽的城市索契,城里有一群随性可爱的“斯基”们。